

五月榴花照眼明

■吕奎

鲁南乡村,石榴是常见的树。每年快立夏时,一树树石榴花盛开在农家院落内外,成为乡村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老家的院子里,也有一棵石榴树。不为看花,只为能吃上石榴。我家的石榴树树小枝弱,数朵红艳的石榴花并不夺目,果结得少,小而味涩。后来,未待成树,在砍伐院子里另一棵杨树时,被倒下的杨树压死了,我心疼了好几天。

搬到城里后,我又在楼前的地里栽种了一棵石榴树。这次是把石榴树当成花来养,种个念想。每年冬天修剪一下枝干,看着石榴树从纤弱的小苗慢慢长大。开始的几年,没留意石榴开

花;记不得哪一年了,我站在二楼阳台望向窗外,惊喜地发现一树红花在阳光下娇艳夺目,石榴树开花了,朵朵红艳似火。白居易写榴花的那句诗涌了出来:“一丛干朵压阑干,剪碎红绡却作团。”暗自佩服诗人描绘得惟妙惟肖。不是吗?团团红绡缀在枝间,绿叶做衬,花红如火,分外耀眼。

遗憾的是,楼下这棵石榴花虽艳,结的果实却不大,或是品种的缘故。我在枣庄上学时,同桌是峰城人,峰城是著名的石榴之乡。周末返校,同桌带来了几颗石榴,第一次见到如此硕大的石榴,算是开了眼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;果实晶莹剔透,甘

甜多汁,至今想起来亦是唇齿生津。后来常想,怎样的石榴花才能结这么硕大的果子呢?峰城有闻名遐迩的石榴园,我去过,可惜去的时候是秋季,买了几颗品相俱佳的石榴回来了,没见到万树榴花红似火的壮观,颇为遗憾。

石榴花虽鲜艳但不张扬,素雅而不庸俗,又有着美好的寓意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翻开古诗文,不仅白居易写过榴花,赞美榴花的诗词随处可见。宋代欧阳修用石榴花寄托情思:“五月榴花妖艳烘,绿杨带雨垂垂重……等闲惊破纱窗梦。”杜牧的诗更有情趣: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

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莫担心石榴花烧着了佳人的云鬟,花衬佳人,佳人愈是美丽动人,美人衬花,花愈娇艳妩媚,可谓意趣盎然。在众多咏石榴花的诗词中,我最爱韩愈那首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可怜此地无车马,颠倒青苔落绛英”。照眼明,照眼明,树上的石榴花该是怎样的绚丽烂漫?而飘落青苔上的石榴花点点殷红,唯美的画面,让人顾盼神飞,心生惋惜之情。

石榴花与石榴裙亦有渊源。据考证,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元帝喜好文学,他有“芙蓉为带石榴裙”的诗句广为流传,“石榴裙”也就流行开来了。到了唐玄

宗时,杨贵妃独得圣宠,贵妃肤如凝脂,白皙的肤色与艳丽的石榴红最为相衬,石榴裙便成了贵妃的专属,以贵妃为代表的石榴裙引领了整个盛唐的审美风潮。于是“石榴裙”就成了古代年轻女子的代称,人们形容男子被女子的美丽所征服,就称其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。

楼下的榴花又盛开了,给明媚的天空涂上了一抹红艳。站在一树石榴花前,又念起宋代词人张先的“轻屣来时不破尘,石榴花映石榴裙。有情应得撞腮春”。花红人静,时光舒缓。仿佛穿越了千年的岁月,舒缓的时光也似乎镀上了绚烂的色彩。

老家的樱桃熟了

■于绍迎

“抽点时间回家拿点樱桃回去。”一觉醒来,天已大亮。睡梦中又一次传来父亲那熟悉的声音。

樱桃熟了,一年一度的樱桃又熟了。老家樱桃成熟的这个季节,却没有了父亲召唤我回家的那个声音……

老家的宅院里有八棵樱桃树,是三十多年前父亲栽种的,历经春秋风雨,酷暑严寒,已有五棵先后老死,仍在生存的那三棵老树,每年成熟的时候都挂满累累硕果。

二十多年前,我结婚成家后,便离开了父亲、远离了老家。离开故土后的许多年,由于交通所限,加上工作繁忙,回家

的次数越来越少,时隔也越来越长。每逢樱桃成熟时,总会想起老家宅院里的樱桃味道,那是陪伴我成长的味道,那是思念家乡的味道,更是牵挂亲人的味道。

春夏秋冬,四季轮回,日出日落,时光流逝。精心守护老家宅院樱桃树的父亲,在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岁月中,渐渐地变老。随同父亲变老的樱桃树下,父亲依旧在忙碌个不停,剪枝除草、翻耕施肥、浇水灌溉、采摘收获,精心照料着每棵树,生怕它们受了“委屈”。

“家里的樱桃熟了,抽点时间回家摘些拿回去。”近几年来,每逢樱桃成熟时,父亲总是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,让我回家采摘

第一批成熟的樱桃,品尝故乡的清甜和家的味道。

每次樱桃熟了的季节,回到老家,走到老宅门口,总先看到父亲那苍老的身影。房屋门口树下那片干净的土地,成了父亲在家活动的固定场所,一张陈旧的小桌子、一个父亲亲手制作的小板凳和一个用了多年布满茶锈的茶杯,父亲在树下喝着茶。

鲜美诱人的成熟樱桃,诱惑着馋嘴的成群飞鸟,叽叽喳喳地不停偷吃成熟最早、个头最大、颜色最好、位置最高的那些樱桃,父亲也总是不停地用洪亮的声音惊吓着那些偷食美味的飞鸟。

平时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

匆,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陪父亲,好多次在他的挽留下,陪他吃一顿饭,算是最长的陪同。

每次离家,父亲都像送别客人一样,把我送到家外的村街上,望着我离开,直到我消失在村头的拐弯路口。

记忆中,每年父亲抱怨几次也是常事,农忙时,尤其是收获时节,忙不过来的父亲总要给我打个电话,他眼看着成熟的庄稼和熟透的果品心里着急,希望我能帮他一把,可多数时间我都没能如他心愿,那些季节,也是我业务最多、工作最忙的时候,别说请假,就连双休时间用上都做不完自己的事。

两年前,樱桃花开的季节,

父亲没能扛过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,在与病魔搏斗了二十多天后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老宅,永远放弃了老宅的这些樱桃树。

父亲离世前的几天,每天都躺在樱桃树下的那个躺椅上,天天望着满树的鲜花,直到最后离开也没有说过一句话……

花开花落,又是樱桃成熟时,村里村外,车来人往,到处都是观光采摘的游客;山上山下,欢声笑语,到处都是忙碌收获的村民;村头巷尾,热闹非凡,到处都是采购出售的摊点电商。火红的樱桃,在静静地流传着的老家故事,而老家的故事里,已没有了父亲……

最浪漫的事

■杨晓斐

我认识一对90多岁的老人,以他们独特的方式,向我们展示了爱与浪漫的真谛。

故事的男主角叫张建祥,今年已经96岁了,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张老先生的家简单而温馨,墙上挂着许多老照片,记录了他和老伴年轻时的英姿和革命岁月的痕迹。有张二人黑白合照引人注目,照片上年轻时的张建祥穿着军装,而另一位身着方格褂的姑娘就是他现在的老伴马德花。他们两个人,已经携手走过了近70年的风风雨雨。老两口现在的生活平淡而又温馨。每天早晨,他们会坐在一起喝茶聊天,傍晚,他们会一起边泡脚,边看新闻。张老先生每天都会拄着拐棍遛弯儿,有的时候也会叫上马老太太,只要他俩在一起出门,便会手牵着手。小区的居民常说,看到他们,就像看到了幸福的样子。

马老太太的母亲曾经是抗日地下工作者,哥哥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,因此年轻时的她对于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“年轻时我下定决心,一定要嫁个解放军。之前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,我都没相中,直到遇到了老张,看到他那身军装,我就眼前一亮。”马老太太笑着说。1957年领完结婚证,他穿着绿军装,她穿着红色的方格褂,二人在照相馆拍下了墙上的那张结婚照。他们的婚礼办得十分简单,买了些瓜子糖果,和同事们开了一场茶话会,在大家的祝福下,就这样走在了一起。

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。70年来,二人的心里始终关心着对方。张老先生患有慢性病,需要长期吃药,马老太太便操心着他吃药的事儿,甚至还学着从网上给他买药。而马老太太经常胃口不好,不想吃饭,张老先生便给她卷好煎饼,

递到她手边。马老太太说:“我们俩常常心意相通,有的事儿我刚想到,他就已经做了。而且我俩从来都没吵过架,年轻的时候我要是生气闹了意见,他就躲得远远的,等我气消了再回来给我上政治课,分析下谁对谁错,大家笑一笑也就没事了。”

“其实为这个家,老张付出的也不少。”马老太太回忆道,“我哥哥牺牲得早,母亲没有儿子,于是老张就像亲儿子一样伺候她。我母亲退休后住在江苏丰县,那时候计划经济,每次领的粮票自己只留一部分,剩下的都交回给国家。所以她的粮食经常不够吃,这个时候,老张就经常给她送些好吃的去。有次他扛着袋五十斤的面,坐完长途车然后步行几公里送到了母亲家。后来母亲年纪大了,生活不能自理,我们就把她接回家来住,都是老张忙前忙

后地伺候。再后来,老母亲去世了,老张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‘革命妈妈’四个字,经常带着儿女去看望她。”

现在,两位老人的生活格外朴素和纯粹,没有豪华的家具,没有奢侈的享受,但他们拥有的是比任何物质都珍贵的精神财富——对党的忠诚,对国家的热爱,对家庭的深情。他们的故事,他们的生活,是对年轻一代最好的教育,也是对社会最好的启示。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”耄耋老人,党员伉俪,革命夫妻,用他们近七十年来行动告诉大家,这才是真正的浪漫。

唐多令·庭前榴花

■胡乐浩 胡赛资

星月已阑珊。霞光入庭院。迎熏风,满目和暖。万绿丛中娇欲滴,竞开放、醉观瞻。

疾雨突然间。心喜花叶欢。复回堂,一如从前。唯愿此景年年有,人不老、花争艳。

